

闻笔

# 请客

郭法章

中国是礼仪之邦,国人好客,古今皆然。骆宾王一次请客,有一位朋友送去。朋友看了深受感动,欣然赴宴去:“自西走向东边停,峨眉山上挂三星,三人同骑无角牛,口上三划一点青。”这其实是条谜语,谜底为“一心奉请”。唐代诗人王维那句“劝君更尽一杯酒,西出阳关无故人”,字里行间透出一种真诚和真情,每读至此,依然深深为之感动。记得十几年前,我从东南沿海的一支海军部队转业回到河南老家,临别前,战友为我饯行。席间一战友举起酒杯,套用王维的诗,深情吟出“劝君更尽一杯酒,北上河南无知音”,众人不禁潸然泪下,战友情深,至今令我感念不已。

请客虽然形式大同小异,或浅酌,或痛饮,但感受却大有不同。记得在当新兵连时,春节前夕,连里摆了数桌宴席,特意邀请有关领导与官兵们一同欢度新春佳节。好不容易把领导等来了,谁知他老人家却把酒作会场,借机做开了政治报告。从国内形势讲到国际风云,又从北疆局势谈到南疆战况,再从东南亚政局谈到反霸斗争,最后勉勉我们要向前线将士学习,苦练杀敌本领……天南海北,东扯葫芦西扯瓢地讲了一个多小时,而战士们早已饥肠咕咕,既不敢落座,更不敢动筷,一个个呆若木鸡,眼巴巴望着满桌的大鱼大肉,只有强咽口水。此次宴会,弄

得大家筋疲力尽,兴味索然。那年军校毕业后,我被分配到面积只有0.3平方公里的一悬孤岛上顶职锻炼。一次几个同乡战友辗转来到海岛看我,由于副食品奇缺,没有下酒的菜,我们便跑到海边摸了一些扇贝之类的海产品,再寻些松枝干柴,在海边支起锅灶,礁石为桌,席地而坐,面对大海纵情畅饮,喝的虽是1元一瓶的二锅头,但却别有一番情趣。现在想来,甚至已远远超出了诗人白居易所描绘的“绿蚁新醅酒,红泥小火炉。晚来天欲雪,能饮一杯无”那种温馨与浪漫。

但也有不够温馨浪漫的。转业到地方后,一次去参加一个朋友的宴请。A君平时滴酒不沾,邻座的B君却不依不饶。无奈A君端起一杯茶水道:只要感情有,喝啥都是酒。一仰脖,一杯茶水一饮而尽。谁知B君却出言不逊:既然喝啥都是酒,你为啥不喝尿?!话不投机,两人竟捉对儿厮打起来,酒场变战场,弄得杯盘狼藉。众人见不是要处,纷纷作鸟兽散。

请客甚至还有“请出”人命的。老家有一乡党,春节设宴招待朋友。当酒过三巡时发现有一熟人从门口经过,遂生拉硬拽的相邀家中。因这位熟人急着去办事,只喝了一杯便匆匆告辞。谁知后来由于主人饮酒过量,当场喝死,死者家属痛不欲生,陪酒者自然难辞其咎,结果每人赔付三万元。而那只喝了一杯酒的朋友则

大呼冤枉:我只喝了一杯也赔三万大不公平。但人都死了,再去计较也有心不忍,只好自认晦气。难怪有人总结道,世上有三类人不能与之共饮,一是话不投机、心怀鬼胎者(摆“鸿门宴”),二是蛮横无理、素质低下者,三是见酒眼开、嗜酒如命者。酒席上争少事小,喝出了人命可不是闹着玩儿的。

现代人请客,虽然沟通、应酬者居多,但不得已而为之的情况亦不少。一次老家乡邻因往工地运沙发生遗漏,车辆被有关部门查扣,并罚款1000元。1000元在十几年前可不是个小数目。于是,心急火燎的乡邻找到我,看能不能帮一下忙。当时我刚转业到地方,两眼一抹黑,感到很难。一位朋

友知道后,说与该部门的一位哥们很熟,“关照”一下绝无问题。遂让邻居买了两条“绿芒果”,找到那位哥们。他不仅笑纳了两条香烟,又爽快地接受了宴请。一顿山吃海喝,竟花了好几百!更让人郁闷的是,当天下午朋友带着乡邻再去找他时,他竟瞪着醉眼喝道:卡车可以开走,但罚款分文不少!一副公事公办的样子。乡邻苦着脸不住地埋怨我:你不但没有帮上忙,还让我多花了1000多元钱……说得我无地自容,陪着他唉声叹气,只好自认倒霉,拿出1000元赔了乡邻。这大概是我一生中遭遇的最窝囊、最对不起乡邻的一件事,也是我平生参与的最为“纠结”的一次宴请……



月光下的凤尾竹(国画) 黎明

文苑精英

# 古人消暑拾零

齐夫

古时没有电扇,没有冰箱,没有冰激凌,更没有空调,可夏天照样炎热,酷暑一样难熬,特别是那些士大夫、文人,还要讲究衣冠整齐,不能赤膊露腿,更是苦不堪言。可是,再热人家不是也都熬过来了,不仅各有各的消暑方法,还兴趣盎然地一写入诗中,与人分享,今日读来,仍不无乐趣。

“轻纨纳衣重,密树苦阴薄”,天太热,近乎“桑拿”,诗人王维穿着很薄的衣衫仍觉得太厚,憋得透不过气来,坐在浓密的树荫下乘凉还觉得不自在,他是个享福的人,也不乏银子,可面对夏日炎炎,热风阵阵,也没什么好办法。

田里顶着烈日劳作的农人强多了。

唐代诗人范疋到庙里进香,不禁大发感慨:“江南夏夏天,身热汗如泉。蚊蚋成雷泽,袈裟作水田。”和尚们既要应对江南的酷暑,还不能赤膊;既要抵御成群的蚊子,还不能杀生,苦无良策,度日如年,身上的袈裟都被汗水浸透了,或许终日念经礼佛能给盛夏带来些许凉意?

清代文人袁枚到长安旅行,正值夏天,挥汗如雨,于是感叹不已:“南方苦热宵无眠,西方苦热彻夜前。”南方虽然很热,尚能睡着觉,没想到长安这个地方居然热得觉也无法睡了,看来南方的“火炉”名称也该让给西方了。不过,热也有热的好处,勤奋著书的袁枚“却喜炎风断来客,日长添著几行字”。

唐代卢延让天才卓绝,为诗师薛能,词意人僻,不尚织巧,多壮健语。他素喜喝茶,茶也能解暑,

每每“衣汗稍停床上,茶香时拨涧中泉”,一边摇着精巧的扇子,一边品着山泉泡就的佳茗,平心静气,自然会凉意习习。

“浮瓜沉水,追凉故绕池边竹”。宋代诗人晁补之,家境宽裕,生活悠闲,夏日里就把各种时令瓜果浸泡在水池里,自己坐在水池旁竹荫下,品瓜果,享凉风,读书吟诗,写字画画,好不惬意,真是神仙过的日子,乃为古今消暑之佳境。

清代文学家董俞,家里经济条件更好,晚年卜筑南村灌园自娱,每逢夏日,“红蕉初展燕呢喃,碧厨冰簟酒微甜”。他虽然没有冰箱,但在冬天时把冰块储存在地窖里,“红蕉初展燕呢喃,碧厨冰簟酒微甜”。他虽然没有冰箱,但在冬天时把冰块储存在地窖里,“红蕉初展燕呢喃,碧厨冰簟酒微甜”。

一向崇尚金戈铁马的陆放翁,也有婉约柔弱的一面,他在苏州游玩的船上,他遥望明月,浮想联翩,“纨扇娟娟素月,纱巾袅袅轻烟”,一把扇子,摇个不停,扇出了酷暑,扇出了烦躁,扇出了泉涌诗意,扇出了锦绣篇章。一扇在手,潇洒古今。



山人人家(国画) 姜胜洪

中原的夏天,热。坐着,背脊上也滑腻腻流淌汗水。闲时,窝在室内静养,光溜溜躺在凉席上,从清晨到日暮。身旁堆满了西瓜、绿茶,却驱不散心头的躁意,不自禁便想起了江南的夏天。

江南夏天是有烟雨气的,热也是拖泥带水的缠绵悱恻。相比之下,中原的夏天让人大受煎熬,每天烈日肆虐,除了空调房,几乎寻不到宜人的一方了。

雨雨蒙蒙的夏天,真是久违。身在他乡,最无聊的是晚上,寂寥清冷的晚上呵,独居小楼,叫人怎生消受?年龄渐长,乡愁却不好意思再出口。无事只好乱翻书,但总是静不下来,心际屡屡忆旧,想念昔日在故乡的一切:甜井水、老南瓜、葛根粉、绿豆汤。凡这些,都是极鲜美可口的,均有祛火降温之效。

夏天的夜里,在故里,屋子外照例有人乘凉的。不在大树下坐着,就在

散文

# 夏夜的乡愁

胡竹峰

塘埂上躺着,最不济也要在自家院子里,摇摇芭蕉扇。会享受的人,索性四仰八叉卧在竹床上纳凉。

风,不时掠过,牛在木栏里懒懒地嚼着芭茅,嘴边淌着白沫,耳听得刷刷的磨牙声,鼻端若隐若现地拂过阵阵微薄的草香。猪在石圈里打着鼾声,鸡鸣之类也在竹篮唧唧嘎嘎吵个不停。也不知是谁家的收音机还开着,女调朗朗,男腔悠扬,那声音传得很远,一下子切开了夜的静穆。乡村的空气里,荡漾着一种别致的风味。不多时,渐渐起了露水,人声皆小了下去,唧唧啾啾,一弯新月挂在门前的梧桐树上,满天星光下灯火昏黄,越发显出夜的

“壹分、贰分、叁分。”我轻声地数着一枚枚硬币,慢慢地放入磨面大婶的手里,推起独轮车离开了低矮的磨房!

三十余年过去了,这件事时常萦绕在我的脑海,圆圆的硬币经常浮现在面前。那时,我上小学四年级,初中的一个星期天下午,妈妈突然对我说:“磨面去吧。”将一小袋麦放在了推土车

往事漫忆

# 磨面

李绍光

满是一毛六的纸币。“壹分、贰分、叁分……”我小心地数着钱,恭恭敬敬地放大婶的手中。然后推起一袋面慢慢地向家里走去。

一晃多少年过去了,我们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,人们普遍富裕了,超市方便了家门口的汗珠从脸上直往下流。来到后街的收购门市,我挎着一篮子走了进去,整整齐齐地放在磅秤上,“一角八分钱。”售货员大声说道,我小心翼翼地接住一张纸片和几枚硬币,用手绢认真包好,塞进棉衣里的口袋。有了钱我欣喜若狂,顺手将空篮子摆在了车上,哼着小曲,向东边的磨坊走去。不知不觉磨房就到了,低矮的红瓦房,歪脖的杨树,屋内放着三大

件:一台小钢磨,一杆老秤和一个凳子,磨面的大婶热情地迎上来,双手麻利地抱下那袋麦子。嗡嗡喻,一阵轰响,电磨开工了,震耳的响声,荡起层层雾雾,刹那间屋内什么也看不清,我赶紧捂住鼻子跑了出来。不一会儿就磨完了,大婶用手掂了掂面,低着头问道:“孩子,你装了多少钱?”“一毛八分钱。”我高兴地答道。“那就给我一毛六吧!”大婶笑着说。我从怀中掏出手绢,紧紧地攥着,一层一层地展开,露出了

满是一毛六的纸币。“壹分、贰分、叁分……”我小心地数着钱,恭恭敬敬地放大婶的手中。然后推起一袋面慢慢地向家里走去。

一晃多少年过去了,我们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,人们普遍富裕了,超市方便了家门口的汗珠从脸上直往下流。来到后街的收购门市,我挎着一篮子走了进去,整整齐齐地放在磅秤上,“一角八分钱。”售货员大声说道,我小心翼翼地接住一张纸片和几枚硬币,用手绢认真包好,塞进棉衣里的口袋。有了钱我欣喜若狂,顺手将空篮子摆在了车上,哼着小曲,向东边的磨坊走去。不知不觉磨房就到了,低矮的红瓦房,歪脖的杨树,屋内放着三大

“妈,您不是顶不上他呢吗?怎么着,我要是真跟他闹离婚,您反倒还拦着我啊?”

“废话,我拼了老命也得把你拦下来。不然你个离了婚,还带着小孩儿的女人,你还指望今后能再找着什么好男人啊?没门儿,肯定还不如刘易阳呢。”我妈说着说着,脸就白了:“你们俩闹离婚了?怪不得你要去上海。”

“不是不是,两码事,我去上海是因为公司需要我,而我需要钱,一个月涨三千呢,傻子才不去。”

“我倒不是你傻。你们公司又不给你包吃包住,你在上海连租房子带吃饭,别说三千了,有五千元也得赔上。再说了,锦锦怎么办?你上班谁给你带孩子?你还能把你婆婆也带上?”

“妈,我今天一是来看房子,二是来请您商量商量的。”我把我妈拉住,停在窗口,沐浴阳光:“您能不能跟我一起去上海住一阵子?帮我带带锦锦。等过过,我就申请回来。”

“啊?可这房子刚分下来。”

“妈,您说吧,是女儿和外孙女重要,还是房子重要。我爸那您又不催着收回旧房,您这新房晚几天装修,晚几天搬就不行啊?”

“瞧你说的,妈是那种人吗?我不就是怕,我这好多年没带过锦锦好带着呢,只要您给她吃饱了,别让她磕着碰着,多给她讲故事,就行了。”

“好吧。”我妈点了点头,跟下了多重大的决心,做出了多伟大的牺牲似的:“妈跟你去。”

阳光下,我妈眼角的皱纹有如刀刻,丝丝白发熠熠发光。我抱紧了妈:“对不起妈,您这么大了,还跟眼跑到那么大老远帮我带孩子去,没法跟我爸享福,也没法住新房。到了那边,也许我只能租个巴掌大的地儿,对不起妈。”我妈抚着我脑后的头发:“傻姑娘,跟妈有什么不好对不起来的。妈对你就一个要求,你答应妈就行了。”

“什么要求?”我打趣她:“您总不会让我去了上海给您租个跃层吧?”

“去你的。妈就是要你跟刘易阳好好的,等你们俩没事儿了,咱就回来。”

末了,我还是没瞒过我妈,就像刘易阳也瞒不过他爸妈一样。他们比测谎仪还厉害,也许只要我们的言语中多了一个语气助词,或慢了四分

之一的节奏,也许只要我们的肌肉张力有些许改变,他们就能知道我们撒了谎,掩藏了那些说不出口,却心如刀割的尴尬。

关于我的上海之行,刘易阳不知道,我婆婆倒是早知道了,毕竟她天天过来呵护锦锦,也免不了把我和刘易阳的卑躬屈膝不难了解,我所说的话,是来自他儿子本身,而非是我这个儿媳无事生非。所以刘易阳,也就再度投入到与锦锦话别的事业中去了,好似我和刘易阳搬出刘家之前。

可临了临了,我婆婆还是给她儿子通风报信了。

一天,我回到家时,刘易阳和我婆婆都在家。“佳倩,回来了。”我婆婆笑得谄媚:“那个,我带锦锦下楼转转,你和阳阳好好谈谈。”

我也不好发作,天下父母心,我这个当了妈的,自然深有体会。

婆婆抱着锦锦出了门,临关门时,锦锦还朝着我和刘易阳笑了笑。真是无忧无虑的好年华,哪怕后一秒她就是单亲家庭的小孩子了,带不好怎么办啊?”

“这么大的事儿,你怎么也不跟我说一声?”刘易阳一把抓住我的胳膊。

“佳倩,你能不能给我个痛快?”刘易阳咄咄一声合上了我的箱子。

“刘易阳,你别欺人太甚。你为什么不巴望个痛快呀?那好吧,散了吧。”我又打开了箱子盖子。

我从容不迫地叠衣服,叠得跟熨斗的小姐一样规范,然后我再把她们俩码到箱子里,码得跟堆积木的小孩儿一样认真。刘易阳站在我身后,不声不响,我也不好回头,只好利落地却低效率地做着手头的事。然后,刘易阳从我身后抱住了我,力道之突然,险些扑着我一并栽入到箱子里。他那有力的臂膀箍着我的胳膊,让我动弹不得:“佳倩,别走。”他的声音如海浪般将我席卷,那深入我心的尖锐甚至胜过了他对我说的第一个“我爱你”以及玫瑰园餐厅中的“嫁给我吧”。

# 连载

其实我们结婚的时候,就已经为将来小孩的降生做好了准备。这一点很多亲友都知道,章小惠送我们的结婚礼物,就是一对象牙的筷子,意思取自“筷子”快生贵子。据她说这礼物很灵的,收到她送的这份礼物的多对夫妇,婚后不久就有了自己的小孩了,这福气我就不想,不知道我和小娟算不算另一对经验的呢?

小娟一直很喜欢小孩,她虽然有自己的事业,但是也有很强的家庭观念,早就计划有自己的小孩,来好好对待和照顾。当我们得知有小孩的时候,都高兴得不得了。我一时间不知道如何形容当时的感受,已经是成年人了,却突然觉得好像要面对一场让我紧张的演出一样,既期待,又紧张。

我们决定要好好把小孩保护在媒体的目光之外。虽然知道不可能完全不让世界知道,但是我们想要尽量不传出去。小娟怀孕这件事,只有极少数亲友知道。因为大家都是成年人了,所以婚礼曝光没有什么关系,但是小孩的事情,就需要非常慎重了,否则就会影响到他的一生。

小娟在怀孕之后,就非常注意自己的饮食健康等因素。我更是担心得不行了。为此推掉了一切的工作,专门用了几个月时间陪她。女人这个时候是最需要人照顾的时候,如果我继续去工作,然后请保姆来照顾她,虽然能赚很多钱,但赚钱的目的是什么?就是为了让自己心爱的人过上舒适有保证的生活。现在我们的钱已经够用,我的选择当然是陪在老婆身边。

我们都在期待一个新生命的降生,好像又有了一段蜜月时期,每天两个人很开心,研究到哪里去吃点什么,给BB买什么衣服,等等。我看了很多关于合理膳食的书,并且经常下厨为小娟做我自己调配的“营养餐”。她妈妈也关心小娟的身体,也会常常过来帮助照顾一下。那时期,全家似乎都围着她转了。真是好幸福的一段日子。

有了BB就不一样,女人的生活重心完全变了。小娟完全失去了往常的样子,一心想着肚子里的BB营养够不够,是不是健康,变得特别能吃,每餐都吃好多。不过,每每看到她疯狂地吃东西,我心里都喜滋滋的,好像亲眼看见营养一点一点地被她和我们将来的孩子吸收了。一样。

有一次晚上,大到了夜里三四点钟,我忽然被她叫醒。“怎么了?”我很担心地问她。

“我饿了,想吃东西。”

# 唐代的移民

陈永坤

唐代是一个开放社会,出入境的手续很简便,因而移民的数量比以前各朝骤然而增多。唐代较大规模的移民,促进了当时中外文化的交流和融合。

外来移民分布甚广,居长安者较多。太宗之初,东突厥降,部众不愿留在边州,“人居长安者近万家”。高宗时,波斯萨珊王朝宗室卑路斯及其子泥涅斯,率领一批波斯人移居长安避乱。代宗时,吐蕃侵占河陇,中西交通阻断,西域各国派往长安的使节及家属数万,不能回国,一下子都成了移民。以上是大唐的移民,零散的移民更多。譬如西域曹、安、康、史、何、石、米、穆、寻等所谓“昭

武九姓”以及天竺的竺氏,月氏的支氏,郅氏,焉耆的龙氏,龟兹的白氏和帛氏,向东土移居,终唐之世没有间断过。

外来移民的谋生手段大致有三:一是做官。东突厥降附的酋长,在唐做官,五品以上百余人。二是经商。西域各国使节,自河陇沦陷之后,均靠从鸿胪寺领取生活补助为生,后来竟有数千人经商致富,拥有田宅产业,“安居不欲归”。三是传教。波斯移民在很多地方建有波斯寺,传波斯教。

唐朝人民因经商和传教移民国外的也不少。他们在中亚被称为“唐人家”,在日本被称为“唐人”,集体所在的街道,被称作“唐人街”。著名的鉴真和尚于玄宗时东渡日本,在日本建“唐招提寺”传教,影响极大。

的汗衫,带着下午用草芒子编织的玩具,玩耍去了。

出得门来,但见萤火虫飘落庭院,在瓜蔓间忙步,然后掠过屋檐,又高高地飞向山野深处。我却很快,蹑蹑捉得几只,用玻璃瓶装着,拿到墙角暗处看它的闪亮。萤火虫们年幼,怕暗处有鬼,几个小孩跳在稻床上,齐声念道:

萤火虫,夜夜飞,爹爹叫我捉乌龟,乌龟捉不到,爹爹叫我抓花鸟,花鸟飞上天,爹爹让我吸筒烟,烟又点不着,爹爹叫我推石磨。

唱毕,几个人疯作一团,打闹嬉笑,正在胡天乱地之时,却惹得大人出来喝骂……

斯事已过,现在想来,当年的生活并没有感觉到特别亲热,如今时过境迁,却经常忍不住想起,这难道就是凝结在心间的乡情么?乡情似雨啊,就这样淋湿了我的心扉。



路是无限宽广 吕良伟自传

“现在?”

“对!就是现在。”

我虽然很困,但已经习惯了,立即翻身下床,带她去吃东西。

吃了几样便成了我们生活中最重要的内容。她隔一会儿就会喊饿,如果是12点之前,我偶尔亲自下厨,更多的时候是马上打电话约七八个朋友出来陪她吃夜宵。出于女人爱美的天性,小娟每次都会犹豫一下:“这么胖,好丢脸哦,到底要不要出去吃饭呢?”

我总是很干脆地打断她的考虑:“不用想了,为了我们的BB,去了那里就吃。”

这样吃下去,不长胖才怪。才几个月,小娟就整整胖了20多公斤。到了后来,胖乎乎的小娟挥着胖乎乎的手,恶狠狠地说:“你看,我胖了这么多,都是你害的!”我笑而不语。

小娟怀孕的消息,终于被媒体知道了。有一次,我参加一个朋友的聚会,在回来的路上被媒体拍到了。有个记者看到小娟孕穿婚纱的样子,就对旁边的人说:“奇怪!吕良伟的老婆怎么是这么一个胖胖的女人。”又说她不好看,小娟就很不高兴,满脸委屈。我就安慰她:“没关系啦,我喜欢就可以了,而且为了我们的BB,自然要牺牲一点啦,你不要管别人是怎么说的,在我眼

中,老婆永远是最靓的。”小娟的脸色这才多云转晴。

怀孕会让女人变胖,脸上长痘,身材走形,这是几乎所有人都知道的事情,所以娱乐圈里很多女星都不愿意过早生育。很多厂家找女明星做代言人,也都会在合约里面说好了几年内不许怀孕之类的。正因为这个,我更是觉得一个女人如果愿意给你生一个孩子,愿意放弃自己的身材和容貌,本身就是一件很让人感动的事情,这个女人就是值得你去爱,去守护一生的。看着一天比一天胖的小娟,我心里不知道有多开心。

有一个朋友第一次见小娟,是在小娟大肚子的时候。小娟生完孩子之后,身材恢复了,她看到小娟苗条的身材,忍不住惊叹道:“你是吕良伟的老婆吗?是不是新的?”我就开玩笑说:“对,我老婆,新的,天天都是新的。”

就连小娟的朋友看见她都不禁大呼:“天哪,这还是那个女强人小娟吗?”

现在我和小娟在翻看那时候的照片时,她总埋怨我当时纵容她,让她吃那么多,胖得那么丑。可我当时真的觉得她越胖越美。